



鍾理和作品概述

張良澤

一、前言——一段回顧

民國四十九年八月四日，鍾理和於病榻上改寫中篇小說「雨」，舊疾大發，嘔血而死。彌留之際，召其哲嗣鐵民面告曰：「吾死後，務將所存遺稿付之一炬，吾家後人不得再有從事文學者；惟『笠山農場』不見問世，死而有憾云云。」

鐵民捧着血漬斑斑的遺稿，不但沒有付之一炬，而且把它寄給當時很賞識鍾理和的聯副主編林海音女士，並且把亡父畢生所寫文稿、日記、書信等文件，一一封存。同時，他自己也決心當一個作家了。

「雨」於當年九月一日起連載。前此，文壇人士驟聞惡耗，莫不震驚，哀惋之聲不絕。林海音女士於首刊之日，寫了一則短文，題為：「同情在人間——爲『雨』告讀者」，她說：「當八月十日編者驚悉鍾理和先生逝世的消息後，以理和先生是本刊的作者及個人對於他的敬佩，所以連夜寫了一篇追悼文，原以爲理和先生不過是一位默默的寫作者，不會有太多的人對他有什麼印象。其實這完全是錯估了，稿子刊出後，本刊收到許多讀者的來信、來稿、贈款。他們大

家都是理和先生的忠誠讀者，他們對於這位作者的逝世，也感到驚心、惋惜和悲傷。」當時，先後撰文追悼的人，有鍾肇政、廖清秀、鄭清文、林鍾隆、何錡章、趙慕嵩、林衡茂等十四位。另有轉贈稿費的耿迺、馬名、奔煬、周永輝，另有隱名贈款人士多人。

「雨」刊登之後，林海音女士把重複的二頁稿紙寄還鐵民，上附短箋：「鐵民，這是『雨』的不用稿，你上次一齊寄來的，今退回給你，留着你亡父的手蹟吧！忙校你父親的書，不多談！」

由林海音、鍾肇政等人組成的「鍾理和遺著出版委員會」於是年十月出版了「雨」一書（文星書店發行），內收一中篇及十五短篇。序曰：「在他的百日祭的供桌上，除了清茶鮮果之外，多了一本他的著作，對於這位一生熱愛寫作的人，應當是一件較有意義的事。」

繼由該委員會於翌年八月四日理和逝世週年祭時，出版「笠山農場」一書（學生書局發行），跋曰：「現在這部書是在作者逝世後週年出版了，出版的經費是由『雨』的收入積存下來的，爲數並不多，且極爲勉強，但這算不了什麼，『笠山農場』的出版，並



鍾理和遺孀鍾平妹女士

不在暢銷，對於這位一生熱愛寫作的人，更重要的意義是完成了作者生前的一樁心願。」

筆者（奔湯）因轉贈一百四十元的稿費而結識了鐵民。民國五十一年冬，乘就讀成大之便，前去美濃，拜晤遺孀平妹女士。時值除夕，女主人把僅有的年菜端來招待客人，並挾給我一個荷包蛋，我不忍獨食

，切成四塊分與鐵民弟妹各一（時最小遺孤鐵鈞方二歲），而弟妹們互相推辭，及至蛋黃流出。此情此景，不禁想起「復活」中，平妹偶而煎了個蛋捲兒，在孩子們集中的目光中挾給剛出院養病的丈夫吃，做父親的不忍心吃下，又挾給孩子，母親又從孩子的碗中挾給父親；以及「貧賤夫妻」、「鐵的故事」中，描寫為了一個煎蛋而互相推讓的場面。是夜，與鐵民共榻，我遲遲不能入眠，最後告訴鐵民說：「我這一生，如果要好好做一件事情的話，那是為理和先生而做的。」

時光流逝，年輕的一代起來了，他們模仿嬉皮，高唱存在主義，現代文學什麼的，再也不知道有一個鍾理和。民國五十九年八月，大江出版社收集了「雨」中的十五短篇，印行「鍾理和短篇小說集」一書，登報徵求預約，結果全國只有四人購買。短短十年，鍾理和已被「新潮」沖得無影無踪了。雖然，其間也有「作品」雜誌於民國五十一年九月刊登江玲的專文評介，有「臺灣文藝」雜誌於民國五十三年十月發刊鍾理和追念特輯，但似乎沒有發生多大影響。

筆者於五十九年九月回母校任教新文藝課，以鍾

理和作品爲教材之一，首開大學府研讀鍾氏專書之先例。該屆學生陳雀華、張淑貞、安宜靜等撰寫一系列論文，發表於「臺灣文藝」，頗得佳評；另有本校「中文系報」第二期特闢鍾理和研究專輯，蔚爲風氣。去年，林懷民先生返國任教政大，亦以鍾理和作品爲第一本教材；中興大學亦有專人研究。凡此，足證鍾理和的作品是不易被時代所淘汰的。

今年七月，筆者應臺大暑期文學研究會之邀，首次對外發表「鍾理和論」。席上，承吳濁流、葉慶炳、張以仁、齊益壽、陳森森、柯慶明、呂正惠等學術界人士熱烈討論，另有二位素昧平生的女士當場爲鍾理和而泣，則鍾理和的文學生命尚活於人間矣。近聞由何欣、尉天聰兩位文壇先進所主編的「文季」，預定第二期（本年十一月出版）特闢專欄，討論鍾理和作品，則被冷凍十年的作品，必然再次掀起熱潮，而鍾理和在近代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，亦將漸趨於確定了。

爲了提供關心這次即將來臨之熱潮的讀者與作者的參考，筆者特擬把這十多年來不斷蒐集到的第一手資料，細心整理，根據原作手稿，一一簡述其內容，

則鍾理和作品之全貌，可一覽而無遺矣。

（按：鍾理和作品已出版單行本的，除上述三種之外，另有「夾竹桃」一書，署名「江流」，於民國三十四年四月由北平馬德增書店發行。）

二、作品概述（依寫作年代次序介紹）

1、理髮匠的戀愛

民國廿六年一月廿九日用中文寫于臺灣（按：筆者未曾發現作者有日文稿件，足見他說要當一個中國作家之不虛假）。三千一百字，未發表。爲今存最早作品，時年二十三。

我難得理一次髮，B理髮匠剪髮之後，繼由一位妙齡姑娘爲我修臉，我正覺心中飄飄然，不料年輕的A理髮匠出來接另一位客人，A一來便與姑娘打情罵俏起來。A叫癢而不得不放下工作，理髮姑娘便過去替他搔癢，愈搔愈癢，縱聲大笑，直到客人譏諷了一句她才「雙頰湧起一陣紅潮，羞赧地在他的肩胛骨上狠狠的打了一下，一溜煙的跑入裏面了。」

2、友情

民國廿七年寫于春天。七百字，未發表。

龔秋君靜悄悄地探看屋內林玉清不在家，便放心走進來。沉默地坐在炕沿上，吳道元已病得枯槁焦黃，兩人交談了幾句。吳說：「我們縱再隔遠些，離久些，不見面也是昔日的好朋友。我明白您不願意上這房子來的意思。什麼都不用說了，過去是過去了。……」全文至此作結，文面未說明三人之關係，頗耐人尋味。

3、都市的黃昏

民國二十八年正月十四日寫於奉天。一萬二千字，未發表，爲後來「柳陰」之手本。

文分五節，我於「滿洲自動車學校」認識了朝鮮青年金泰基。母親早逝，父親令他於十五歲時結婚，父死後，他携一家三口離開貧瘠的故鄉，現在女兒已五歲，生活艱苦，不得已中途輟學，每天騎腳踏車載一木箱，賣冰果爲生。我和表弟去過他的家，看到他們簡陋的生活，而我們自己也在挨餓。後來，我考得駕駛執照，生活較爲安定，此時北國進入嚴冬，想起金君不知去向，不禁感喟：「噫，可憐而不幸的人啊！」

！

4、泰東旅館

推考大致寫於民國三十年。五萬五千字，未完成。

開頭寫着：「雪已經停止了，北風還很緊，颼颼地，捲空而去。地上的雪片被揚捲起來，像頑皮而帶有野性的小童，執拗地逢人便衝。街，和一切的聲響，都懾伏於這嚴肅的大自然似的，既灰沉而冷寂。車往東一拐，便已進入城內了。由懷遠門進約兩箭之地，往南有一條胡同。我衝口而出的：『往南，往南』的吆喝，從馬車夫的指頭傳及韁繩，只見繩一收，便勒住了奔馳的馬腳，往南衝去。一進胡同，早見臨巷外牆上，青邊白漆內，寫着有橫幅粗黑字的招牌：『泰東旅館』。」接着寫我和妻投宿於這家中國人、日本人、朝鮮人雜處的旅館，住客中有商人、學生、教授、警特、說書的，所發生的故事。本篇爲作者初抵奉天的見聞錄，由此可窺淪陷區的社會面目。亦可視爲「奔逃」之續篇。

5、游絲

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寫于北平。四千五百字。收於「夾竹桃」第三篇。

同鄉朱伯川託我照顧他的女兒錦芝，最近縣長要做媒，朱科長不得不聽，請我勸錦芝許嫁給縣府秘書的大兒子，但錦芝早已愛上一個娶了十七歲童養媳的高中生張某。我勸她說：「神聖的戀愛，並不能充饑，饅頭還比它值錢得多。」錦芝暫不與張某往來，便一病不起，一日，我和妻從外面回來，發現張某來陪錦芝談心，二人談笑甚樂，錦芝把張某介紹給我們認識，並說：「我相信我自己的愛，我將依靠它為光明的指標。」

6、新生

民國卅三年三月寫于北平。七千字。收於「夾竹桃」第二篇。

我與一個爲上司所寵的同事發生爭執，我搶回了正義，却失掉了工作。四處託人找工作，毫無着落，在家裏等久了，變成一個不事生產的消費者。此事引

起和兄弟母親的不滿，把我在家中的地位貶至第二階級，連妻子也不得不幫他們說話了。後來，我終於在外地找到工作了，才領悟到：「當你在社會上是有用的一員，在個人是完全的自我時，社會是很美的樂園。」

7 薄 芒

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廿三日寫于北平。三萬五千字。收於「夾竹桃」第四篇。

阿龍患肺病，來舅父傅木生家調養，與表姊相戀，私訂終身。阿龍回家後，即託阿庚嫂來說親，傅木生以近親拒婚，並讚揚女兒孝順，自小便挑起母職，阿龍病況惡化，再來調養，兩人感情更密。一夜，阿龍值守善堂，英妹來陪，兩人不禁熱情中燒，英妹突然遏止越規行爲而奔回。翌日，阿龍即告失踪；未幾，村人發現一瘋子，逢人便嚷：「是誰不讓我們結婚？是不是你？你憑什麼不讓？」英妹含淚日理家務，親友一致讚賞英妹道：「孝順的姑娘呀！」

8 夾竹桃

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七日寫于北平，三萬五千字，收於「夾竹桃」第一篇。

文分十節，敘述北平某一大雜院，住有數家人：①二房東邵成全在某大飯店當差，準時上下班，每隔數月便漲房租一次。②莊景福是棧房的跑腿；莊太太生殖力强，「打小孩像擂鼓」。③林大順是西服匠，續絃後再生二子；其妻百般虐待前妻子，「她叫他們到半里外的一條胡同的古井去打水，叫他們到各處去拾家裏每天的燃料，煤和樹枝；叫少年給她拉灶前的風箱，叫十一歲的少女在夜裏到附近的糧食店，等次日買配給的雜糧」。結果，少年凍餓而死，少女亦病倒不起。④眼皮腫厚的寡婦，兒子不務正業，到處行竊，被警察逮去；女兒在食堂當招待，長得醜，但喜搔首弄姿。⑤房東姑奶奶回來住，老三全家人與她同住，白吃不做事，老六頗為不滿，傾其所有為自己討了老婆，不料老婆却携細軟捲逃。⑥曾思勉當司機，常與院中惟一獨身而讀哲學的學生黎繼榮談論中國社會與中國民族，曾思勉「富有強烈的社會感情，而且生長在南方那種有淳厚而親切的鄉人愛的環境裏」，「初來到北京，住到這院裏的時候，他最先感到的是

這院裏的街坊間的感情索漠與冷淡」；黎繼榮多愁善感，看到孤獨地一邊在拉着昔日少年曾拉過的風箱，一邊悄悄地在淌眼淚的少女時，「他由這裏，鮮明地看見一步一步走向貧窮，更由貧窮一步一步走向破滅的一個民族的命運的影子」。

9、地球之徵

推考大致寫于民國卅三年間。由情節不相銜接的短篇構成，計八千字，未完成。

①序章：太陽隱去之後，人類展開了騷擾和叫囂，聲色交織的夜生活之世界。「夜空由電線，電話線所織成的蜘蛛網，那是大都會的神經。……汽車、電車匯成人與鐵的奔流，是大都會的血液。小販的吆呼，女人的尖叫，車夫爭吵……。」②「深夜的喜劇」：崔志信在奉天汽車行當司機，他和老李閒談道，夜裏不睡覺的只有妓女和司機，而二者是同路人，因為同是侍候老爺的。是夜，崔志信被派到紅梅町滿鐵社員的宿舍載客。男客武田，態度高傲；另有二女坐於旁，小姐靜兒束高島田髻（不是新娘就是妓女的髮型），暗自抽泣；婦人一路上向男的求情，一邊唆使小

姐抓住機會。車子開到柳町——妓女戶，婦人掏出十圓鈔票塞給崔志信說：「今天是好日子，餘下的您就隨便買杯茶喝。」③「二十五日與醉鬼們」：二十五號是發薪的日子，人們赤裸裸顯出原形。崔志信載了某商館的課長回家，他醉醺醺地說：「你以為人類是沒有尾巴嗎？那你是錯了！不管達爾文之流，用怎樣的歸納法，來證明生物的進化，可是人類仍和太古一樣，是有尾巴的。」崔又載了一酒鬼，訪女友，在門外喊了幾句，便又回家，酒鬼沒錢付，崔猛將車子開動，醉鬼撲了空，跌倒在地上唱歌。④「人生的另一角落」：（有題無文）。

10、生與死

民國卅三年十二月廿三日寫。四千字。民國卅五年以筆名「江流」發被於「臺灣文化」第一卷二期。本篇純屬心理小說。描寫大都市的陋巷裏，有一位孤苦的老人張伯和，二子早逝，坐於亡妻柩前，一邊拈香與亡妻對話，一邊回憶一生艱苦奮鬥的過程，現實與過去穿插交織，現實是死亡，過去是生之慾，生死如繩之二股，由遠而近，由鬆而緊，最後絞得老

人「頹唐而絕望地，又伏落在棺材上面了」。

11、逝

民國卅四年七月寫於北平。二千八百字。卅五年以筆名「江流」發表於「政經報」。

小祿十五歲，善察人意，伺候客人無微不至。因家窮無力讀書，但心懷大志，我每天教他識字，他興奮得天天蒐集舊報舊書；但因個性剛強，不屈服於大司的高壓手段，與之吵嘴，馬掌櫃從背後一擊，小祿不日病死。櫃上又來新徒弟，名叫家興，比小祿高大，但偷懶、貪睡、感覺遲鈍、言語無味，却與大司們處得很好。上班頭一天，就把小祿抽屜裏的書報當廢紙燒掉了。

12、秋

民國三十四年寫於北平。八千字。四十九年以遺作發表於「晨光」第八卷十期。

文分四節及尾聲，呂靜宜還未由總部調到經理部之前，徐光祖已深愛女同事王蕙文，呂來後，步步緊迫，徐不由自主地和呂結婚。婚後，呂生活奢侈，值

通貨膨脹，徐薪水不敷家用，不得已，盜用公款以供揮霍，呂耽溺賭牌，徐酗酒解愁，案發被捕，判刑二年，尾聲；刑滿出獄，始知妻與岳父母已遷往天津，並得悉王蕙文已死，時值仲秋，憶起南國故鄉秋景秋情，悵惘無限。（下期續完）

〔編者按〕有關鍾理和研究，張良澤君除本文外，另有三篇，其中「鍾理和作品論」和「從鍾理的遺書說起」，已分別發表於中華副刊（六十二年十二月十三至十六日）和二卷六期「中外文學」，還有一篇「鍾理和文學觀」將登於「文季」第二期（同期並有唐文標「來喜歡鍾理和」和劉若君「鍾理和讀後」等兩篇討論鍾理和作品的文章），讀者如能將上述諸篇作品參照閱讀，相互比較，對鍾理和先生其人其文，當有更透徹的認識。

中外文學

二卷八期
要目

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元月一日出版

懷特專輯之二

- 翁廷樞 澳大利亞現代小說論
柳無忌 論關漢卿的戲劇與藝術
曾素慧 一杯茶（懷特小說選譯）
樂衛軍 中國古代神話
侯健 文學批評與思想史
李佩玲 余光中到底說了些什麼？
彭瑞金 文學的社會參與
黃春明 鮮明蝦（小說）
李喬 寂寞雙簧（小說）
楊遠 鵝媽媽出嫁（小說）

社址：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